

大學 中庸 論語

銅版  
四書集註

大連圖書供應社刊行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論平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善上聲如善之去聲去上聲汚去上聲烏夫音扶處上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遺。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做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

做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謙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

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做此。物

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止。則知所至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聲下 同 一 近上 聲若 近之 去聲 治平 聲下 治國 去聲 上上 聲下 去聲 錯音 措 傳去 聲 別必 列反 傳去

康誥曰。克明德。原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甲作泰。諟是字。謂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為德者也。當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之意。

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日。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為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

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小雅。緡蠻。鳥居丘隅。於。詩之篇。緡蠻。鳥居丘隅。於。詩

去上 聲下 同 聲 去 聲

蔚舒 弗反

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

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欽美辭緝繼續也無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自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義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個

下版反諠詩作嘒諠詩作諼孟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錐琢以椎擊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鏡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

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效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赫喧當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請講君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

或平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鳥呼樂音各。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

與去 聲 鏗 錫 他 浪 反 復 扶 又 反 省 星 上 聲 治 平

衍與 美同 延面 反 間遵 京本 從月 按許 氏說 文反 洪武 正韻

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衍文也。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

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

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並無  
問字  
俗從  
日誤

去上  
聲下  
同  
間本  
音古  
閑反  
此音  
閑係  
借用  
處上  
聲  
上聲

大學

六 廣益書局校印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謙。苦劫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

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廢。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

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當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養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

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發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

作心。忿弗粉。反。慍。勳直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故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

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

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



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詳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解上聲。人謂眾

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

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他為，在攝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帥與  
率同

少與  
並去  
聲  
蓼音  
六  
鴈音  
尸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債音食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

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

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惡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

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鴈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

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察齊而國治也。亦可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

度待 洛反 下同

業捷 業反

處上 聲

操平 聲

聲

大音

矣。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

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

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被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同。詩。小雅南山有臺。只。諸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

下僂矣。即讀為截。研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僻。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拘於一己之偏。則身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

謹中  
慎古  
本皆  
作謹  
避宋  
諱也

見形  
面反

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

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馭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

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

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爭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

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至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

內味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大學 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媚。秦誓周書。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有此

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好此者。知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舊古安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

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驕者於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益至此。兩天理存亡之

毀法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殞承  
職反

斂按  
說文  
正韻  
從欠  
俗作  
斂非

恆足矣。

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有此以至終

篇曾一  
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財，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

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我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

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

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

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終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復扶 又反 卷上 聲 索色 窄反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其於心無物不存。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

幾乎聲長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仁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謬廢切反

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成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所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焉。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

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

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

省悉并反